



动物江湖

ANIMAL SOCIETY

主编 路 燕 鸿达 李亦萌

猕猴王国食与色·大象·来自母系氏族的记忆·狐猴天堂·干渴的生灵·野性饕餮·
苏格兰马鹿遭围剿·有鳄为邻·奥卡万戈的野狗·雪地独行者·这条海鳝不太冷·
犀牛·曾经的陆上主宰·花园杀手·阿拉斯加棕熊王国

人与自然 Man &
Nature
人与自然丛书

动物江湖

ANIMAL SOCIETY

主编 路 燕
编选 李亦萌

 上海百家出版社
Shanghai Baij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动物江湖 /《人与自然》编辑部编. —上海：百家出版社，2008.8

(人与自然丛书)

ISBN 978-7-80703-841-2

I. 动… II. 人… III. 动物—通俗读物 IV. Q9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7255 号

丛书名 人与自然丛书

书 名 动物江湖

主 编 路 燕

编 选 李亦萌

责任编辑 邢 群

书籍设计 杨 军

周漪芳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www.shwenyi.com)

上海百家出版社 (www.bjph.net 上海市茶陵路 175 弄 3 号 20003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90 × 980 1/16

印 张 13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03-841-2 / Q · 10

定 价 38.00 元

序

遥远、陌生和昂贵

杰里夫·马丁在他的地理学思想史著作《所有可能的世界》一书中曾经写到：“人类与其他许多动物一样，将地球表面的一些特定区域作为他们生活的空间；而且，和其他许多动物类似，他们也会为觉得别人生活空间上的草看起来可能更绿而苦恼。山丘成为生活空间的阻隔，好奇心促使他们去探索这一区域之外的地方……然而，这远远没有将所有可能的世界都描述出来。”

着眼于人类发展的历史，我们对自身的理解正是在对我们置身其中的环境的观察中发展而来的，这种种观察历经希腊的荷马、罗马的希罗多德，中世纪的基督教旅行家马可·波罗，乃至当时虽然与西方相互隔绝，但是在研究方法和概念上却存有很多相似之处的——我们的祖先——中国人的研究，最终得以形成我们今日关于世界的认知。

人类的先贤，将书斋里的沉思和对高山流水的探访、记录昼夜比照，一直将目光投向地球表面曲率的尽头。这一点，在今人的生活中，几乎难以复现，我们的目力为各种人类的构筑物阻隔；另一方面，广义的地表，虽然早已为人类发射的绕地卫星所覆盖，然而，人类对自己有能力抵达的地方，并非全然知晓。

微观而言，当一只狐狸对人类说：“请你驯服我吧！”多少会在你的心里激起对动物的童话般的友善之感。这种感情并不只存在于圣埃克絮佩里的著作《小王子》中，这位曾在高空俯瞰地球的飞行员所体会的，你也可以在意大利摄影师安特尔迪奈尔的照片中读到。当你间或遥想非洲大陆上的珍禽异

兽时，你是否也会像一个探险家那样思考令科学家头疼的问题：“斑马身上为什么会有条纹？”当你为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藏羚羊牵肠挂肚时，在巴库巴的莱凯蒂公园，正有人为那些被用于动物交易的黑猩猩重回自然生态而殚精竭虑。麝雉，也许你是第一次听说这种鸟，它看上去就像是一次离奇试验完全走样以后的产物——它的造型仿佛由意见纷纭的多个设计师七拼八凑而成，它们到底是鸟类还是爬行动物？

与此同时，在世界上还有许多与都会经验相异其趣的族群生活，并将逐渐消逝于鲜为人知的地方：最后一支北方游猎民族——亦渔亦猎的鄂伦春最后萨满将面临后继乏人的境地；云贵高原的腹地，一个隐蔽的大岩洞里迄今生活着一群“穴居人”；内蒙古最后的游牧人家已经踪迹难觅……

这些在我们个人经验之外的事物，这些千百年来以其独特的方式繁衍生息的族群，并不因我们的无知而停止其自身演化的进程，他们远不只是旅游者傻瓜相机里一帧呆照所传达的那一点异域风光。深究其细处，更丰富、更令人惊异的生命秘密会向你涌现，令你反观久已置身其中的日常世界，令你在更广泛的视野中发现世界之奥义。

宛如经由旅行家张骞所描述的穿越中亚到布哈拉，然后到波斯和地中海沿岸的陆路交通，运往西方的桃子、丝绸和蚕，以及从地中海带回的苜蓿、小麦和葡萄。这些我们日日所需的平凡之物，曾经是多么的遥远、陌生和昂贵，如同你将要在这套“人与自然丛书”中所读到的内陆或者边陲的风俗、动物和自然的故事，从《狐狸弗雷德的故事》、《动物江湖》、《最后的游猎部落》、《乡野乡戏》中发现千百年来一直和我们休戚与共的潜在关系，以你的注视向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垂询、问候和致意。

2008.8

目 录

序(遥远、陌生和昂贵)

孙甘露

第一辑 一入江湖 身不由己

2 动物江湖

翻开动物学家尘封已久的工作手记，我们才发现原本貌似羞怯的动物竟然也涉身凶险的江湖。它们中有些是出于主动，而另一些则是迫于无奈……为了争夺食物来源、谋求生存空间，狮尾狒和埃塞俄比亚狼用尽了一切手段。

16 猕猴王国食与色

猕猴王国的公民们没有远游之兴，对它们来说，一个山环水绕、石洞玲珑的处所便是整个世界。在那里，它们时而精诚合作，时而你争我夺，用令人发噱的方式演绎着猕猴王国的食色故事。

26 大象——来自母系氏族的记忆

过去的40年中，有85%的非洲象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随之消失的还有母象首领们的家族记忆，它们曾率领象群向着水源一路追寻……追随象群沉重的步伐，人们或许还能寻回一些存在于母象首领脑海中的记忆碎片。

36 狐猴天堂

在素有“红色巨岛”之称的马达加斯加岛南部，有一个隐匿于剑麻林中的自然保护区。在那里，亚龙木构成了一片怪异的密林，林中生活着一群独特的生灵：环尾狐猴。在这个美若仙境的地方，环尾狐猴正上演着一出出爱恨交织的情景剧。

50 肯尼亚——干渴的生灵

接连数年的干旱使肯尼亚遭受了空前的灾难：水源枯竭、食物匮乏、瘟疫肆虐，人类和动物的生命都受到了严重威胁，整日徘徊在生死边缘……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每个人都希望找到答案。

62 苏格兰马鹿遭围剿

马鹿一直是苏格兰的著名标志之一，它们被称作苏格兰幽谷的王者。而如今，英国的保守主义者声称鹿群正在威胁着苏格兰的森林。于是在一片争议声中，一批批枪手被直升飞机空运到苏格兰高地，展开对鹿群的围剿行动。

第二辑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74 稀树草原的野性饕餮

威风凛凛的狮子、残暴冷酷的鬣狗、纤长优雅的长颈鹿、成群迁徙的牛羚……野生动物们竭力展现着自己的野性之美。然而世界是残酷的，生存是动物们唯一的目标。吃与被吃，是它们共同的命运。

92 有鳄为邻

有一头鳄鱼做邻居？这听上去似乎有点疯狂。不久前，人们对鳄目动物的生活现状作出了一次评估，其未来不容乐观。这种生性凶残的动物还能与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同生共居吗？

102 奥卡万戈的野狗

生存，对于非洲野狗来说并非易事：一方面是因为它外形可憎，不讨人喜欢；另一方面则因为它将家畜当作了自己美餐而遭人憎恶。活命是野生动物生存的第一要义，奥卡万戈的野狗也不例外。

114 丛林魅影——蝙蝠

入夜时分，热带雨林里飞舞着一个个矫健的黑影，那灵动的身姿在狭小的空间中穿行，丝毫不受障碍物的干扰；在高速飞行的状态下，它们依然能够捕捉猎物。是精灵？是鬼怪？是侠客？它们就是神秘的翼手类动物——蝙蝠。

122 自然界的“清道夫”

动物尸体以其丰富的营养为不少物种提供了食物来源。食腐动物专司分解死亡动物的整具尸体，通过吸收利用，最终把它们归还本源——大自然。这一幕每天都在非洲大草原上上演着。

134 雪地独行者——雪豹

雪豹——这种传说中的猛兽离群索居，在崇山峻岭的陡坡上占地为王。它是高山绝壁的主宰，却也是一种孤独的猛兽。我们虽然看不到它，它却可能在暗地里观察着我们……

第三辑 “杀手”不太冷

140 这条海鳝不太冷

说起海鳝，人们总会联想到一张布满利齿、咬合力惊人的大嘴。凭借着凶猛的生性，这个海底恶煞几乎无与匹敌。不过有时候，它也有温柔的一面，这个“杀手”还不算太冷。

146 你好，破坏王！

花岗岩般健硕的身躯、非凡的体力、壮硕的体魄、有力的獠牙……无论何时，野猪的出现总是让人有些着慌。科学家运用无线电追踪技术，对它们展开了跟踪研究。

160 曾经的陆上主宰——犀牛

犀牛被誉为“史前活化石”，它们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超过五千万年。可今天，昔日的陆上主宰正面临着严重危机：如果不采取保护措施，10年以后野外将可能见不到犀牛。

172 花园杀手

漫不经心飞来飞去的虫子们可要小心了！因为它们一不留神就可能被捕蝇草或者挖耳草卷入“口”中，成为这些“花园杀手”的一顿美餐。由此，“动物吃植物”的固有观念发生了改变。

182 利齿森森的极北湿地

湾鳄是一种体形庞大、极富攻击性的爬行类动物，它们曾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而被冠以“食人魔”的恶名，并遭到了人类的无情屠杀。如今，它们在澳大利亚北部的生活又是怎样一个状态？

188 阿拉斯加棕熊王国

阿拉斯加的西南部显现出一派荒凉的西部风光，气候非常寒冷，甚至还有十多座火山在继续活动，但这里却孕育了一种强有力的生命——阿拉斯加棕熊，它们是这片极地的灵魂。

第一辑
CHAPTER I

一人江湖 身不由己

RESTRICTION OF THE
SOCIETY

江湖之险，在于它没有疆界，一不小心便跻身其中；江湖之恶，在于它虽无藩篱，竭力挣扎也难以脱身。惨遭休弃的狮尾狒、战败负伤的狐猴、血染围场的马鹿……动物们用各自的故事演绎着一段段充满血腥的江湖纷争。



动物江湖

ANIMAL SOCIETY

玛丽·莱斯克洛阿尔 / 文 法比安·珀古斯 等 / 图 李亦萌 / 译



泥足君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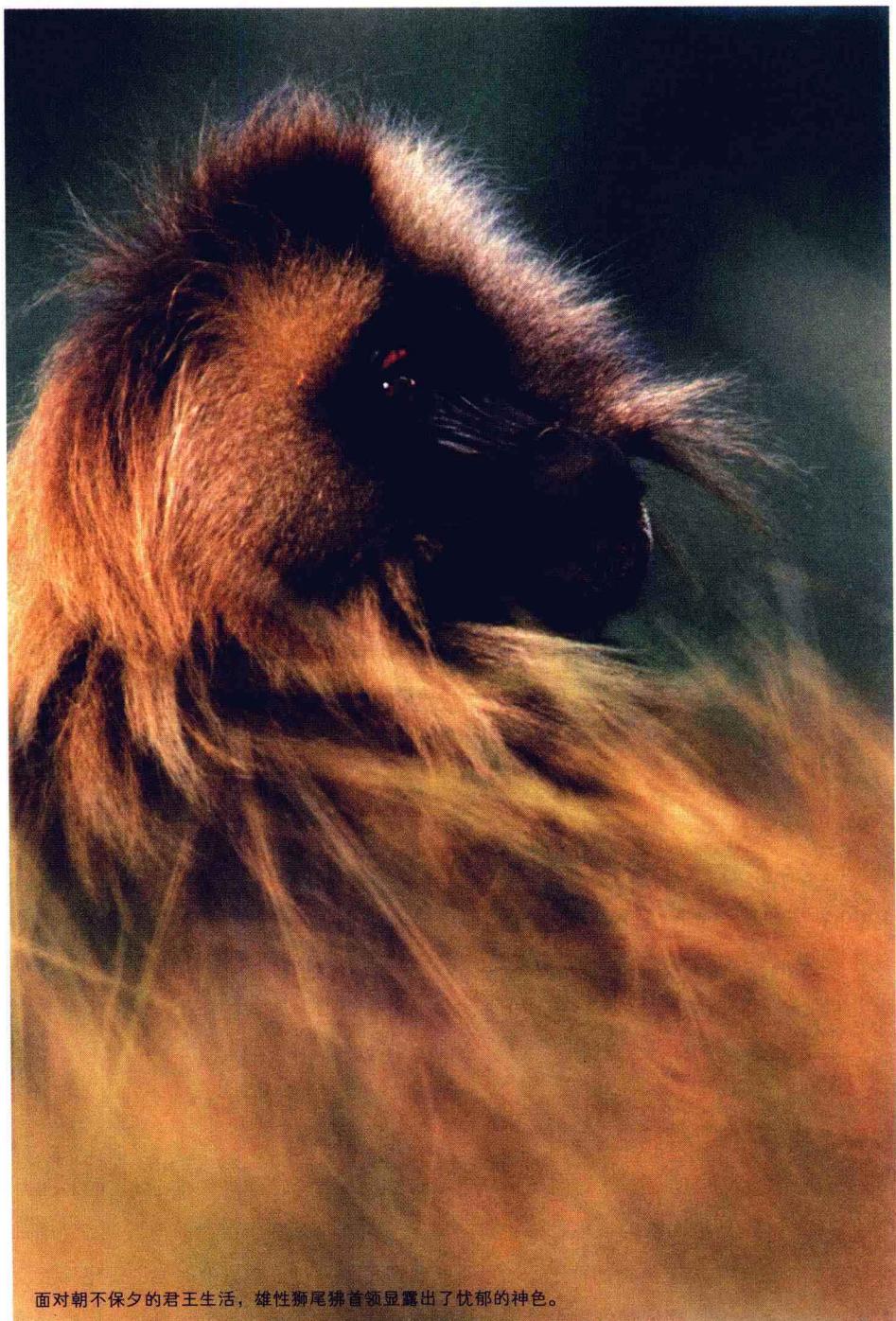
清晨6点，山谷一侧的峭壁上，寒冷的夜晚已经退去。在那里扎营的狮尾狒聚作一堆，它们尚未从夜晚的湿冷中缓过神来，显得有些木讷。但很快，这些家伙分作几组，开始无声地攀下悬崖，三跳两纵就来到了原野的边缘。迷蒙的雾气中，鬼魅般的身影在高低起伏的岩石间时隐时现。草地上渐渐喧闹起来，它们东一群西一伙，毛色在杂乱的大半边莲丛中显得格外突兀。乍一看，这个群体似乎毫无秩序可言，但实际上它们的社会组织结构相当完善。十几只年轻的雄狮尾狒在悬崖边结群打闹。雌狮尾狒则表现得较为文静，远远地坐在一边。其中几只背着自己的孩子，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在早晨的“例会”上与同伴互相打理皮毛。“女王”来了，所有雌狮尾狒都为它让道，并表现出一种臣服的姿态，雄性配偶们则用眼角的余光偷偷打量着周围的动静。

狮尾狒是埃塞俄比亚山区的特有物种。在它们的群体里，年轻的雄性大约3岁时断奶，随后便离开家庭，加入单身狮尾狒群——那里年龄最大的成员可能已有十几岁，它们在那儿开始成年生活的启蒙。而雌狮尾狒即使在4岁性成熟之后，仍会继续留在母亲身边。

“后宫”契约

每个狮尾狒家族的核心都由4名~12名雌性成员构成，从最受雄性青睐的“女王”到那些年老或年幼的底层雌性成员，等级非常森严。在“后宫”中，大部分雌性会寻找同盟。它们通常三三两两结党，凑在一起互相捉虱子。家族中等级较低的雌性成员往往遭受同伴的白眼，也只有它们才会去服侍雄性首领。其实对狮尾狒而言，“雄性首领”的称呼并不确切。事实上，登基人选由雌性狮尾狒决定。当雄性“君王”不能向雌狮尾狒提供满意的性服务时，就会遭到废黜。

话虽如此，“君王”的王者风范却是有目共睹。它的块头是妻妾们的两倍，背上覆盖着一层浓密健康的皮毛，好似一件斗篷，身后毛茸茸的尾巴看上去竟与狮尾无异。前胸露出一块血红的皮肤，这一特殊的标志为它赢得了“红心狒狒”的绰号……而这种温和的外表之下其实隐藏着一副火爆脾气。只要哪个“小白脸”对它的“美人儿”们多盯上



面对朝不保夕的君王生活，雄性狮尾狒首领显露出了忧郁的神色。



一群雄性狮尾狒正在进食，这项活动占据了狮尾狒生命中绝大部分时间。

几眼，这位首领就会暴跳如雷，一边发出尖利的嚎叫，一边做出恐吓的表情。它会双眼微闭，发白的眼皮在它近乎全黑的脸上就像两个白色窟窿一样可怕。它会将上唇翘起，露出长而锋利的犬牙，这些牙齿看上去就像一柄柄安插在鲜红色牙床上的匕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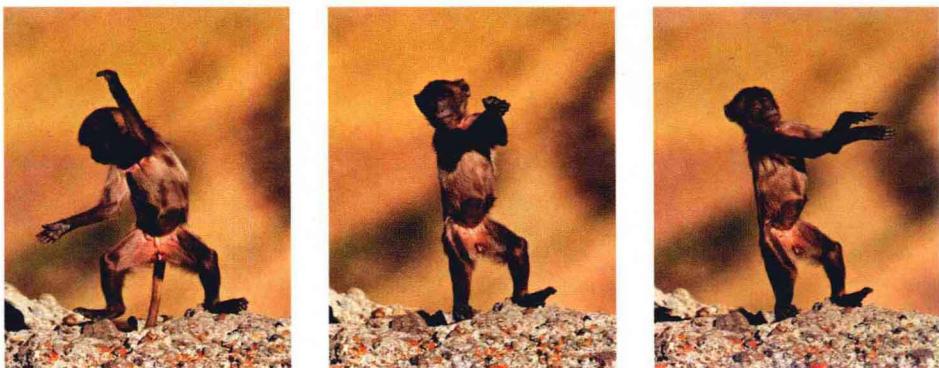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家们一直将狮尾狒归入狒狒属。但1979年，当他们首次对该动物进行了一番实地观察之后，就在灵长类动物的分类中单独为这些彻底的“素食主义者”新设了狮尾狒属。散布在非洲、西班牙乃至印度的化石显示，在三百万年前，这个种属至少还包括6个其他物种，其中一种体形与大猩猩相类。但人类的捕杀、与其他动物的竞争以及严重的干旱使那些物种不断消亡。最后，只有这些蛰居于海拔1500米~4000米高原之上的狮尾狒才侥幸存活了下来，成为了该种属最后的代表。狮尾狒全年都生活在这些地区，那里食物充足，尽管夜晚气温有时会降到0℃以下，但厚实的皮毛能帮助它们抵御严寒。20世纪70年代的空中普查结果显示，整片高原上生活着大约二十五万只狮尾狒。虽然它们的数量在减少，不过还算不上濒危。

饕餮之徒

狮尾狒的食性非常单一，它们几乎只吃那些生长在高山草原上的草。每年6月~9月雨季来临的时候，地面上的植被足够它们填饱肚子。11月是高山植物的萌发期，狮尾狒会在它们的食谱中加上植物的种子。当旱季来临或植物被过度啃食的时候，狮尾狒就会以植物的根系为食。狮尾狒体重在二十公斤左右，这种粗茶淡饭的生活迫使它们必须将



雄性狮尾狒翻起上嘴唇以震慑对手。



年幼的狮尾狒通过模仿长辈的舞蹈来炫耀自己。

一生中四分之三的时间花在吃上才能满足体能所需。因此在草原上，席地而坐、大嚼大咽的狮尾狒随处可见。它们左右开弓，用拇指和食指小心地摘下一片片鲜草，攒够一把就放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大嚼起来。即使某个区域中的植物被扫荡一空，这些家伙也懒得起身，只肯在地上挪动屁股，慢慢蹭到边上新的草丛。

大多数灵长动物的屁股上都长有一块光秃秃的胼胝体，而对狮尾狒来说，这种用来炫耀社会地位和性能力的标志物则长在胸口。通常，雄性首领的这块皮肤要比那些“单身汉”更鲜艳一些。而雌狮尾狒进入发情期后，这块皮肤周围会鼓起一排泡状物，对于这些成天坐着的家伙来说，显然这样传递性周期信号更为省事。狮尾狒早已习惯了地面上的生活，因此它们丧失了爬树的能力——亏它们还叫猴子！为了躲避掠食者（鬣狗、猎豹或流浪狗）的侵扰，它们总是在峭壁附近活动，一有风吹草动就逃向这些天然屏障，它们从不会跑到离悬崖两公里以外的地方。为了时刻保持警惕，狮尾狒成天聚在一起，有时候群体中的成员甚至超过300名。它们的谨慎得到了回报：在狮尾狒家族中，90%的新生儿可以正常生长到性成熟的年龄，如此高的存活率，在灵长动物界堪称纪录。不过，群体生活也有弊端，它迫使雄性首领和那些“单身汉”生活在一起，而前者的“妻妾”往往是后者觊觎的目标，它们的唯一理想就是取而代之。狮尾狒群的平静常因某些入侵事件而被打破：在“小喽罗”们的前呼后拥下，野心勃勃的年轻狮尾狒冲进别人的家庭，一场恶战随之产生。有时，单身狮尾狒会发动“神经战”，它不断向掌权的雄性首领进行挑衅，一次比一次过分。这种小把戏很快就会使对手变得疲惫不堪，尤其是当它有“佳丽三千”时。因为除了赶走入侵者之外，雄性首